

在山东、陕西、河北租了6000亩地种植胡萝卜，三地轮番收获寻味而去，“萝卜兄弟”的迁徙之旅



刘亮明、刘义明如今已成为广东、广西、云南市场的“胡萝卜老大”。

文/片 记者 李旭旭
通讯员 李丹秋

北菜南卖 湖南兄弟白手起家

刘氏兄弟老家是湖南邵阳，两人最早在深圳电子厂打工，“一开始工资很低，一天7块钱”。兄弟俩肯吃苦、善钻研，后来月工资涨到了几千元。因为小时候过怕了穷日子，两人心底一直有着生意梦。彼时，舅舅在河南做胡萝卜收购赚了不少钱，兄弟俩干脆辞职北上，“学艺”完成后，他们到北方收购胡萝卜，然后卖到广东等地的市场。

做了几年，兄弟俩发现，单纯靠收购胡萝卜，一年只能忙一季，剩下的时间白白浪费，于是萌生了自己种胡萝卜的想法。“几年下来对市场价格把握也有了一定经验，而且攒了一些本钱，可以投资租地。”于是哥儿俩分别在相对熟悉的陕西、河北租地，正式形成了“自产加收购，再自销”的模式。

做生意并非一帆风顺，哥哥刘亮明依然清晰记得2014年遇到了“胡萝卜小年”，销售价格极低，亏了两三百万元，而下一年的地租又要交了，“大家都不敢借钱给我，最后几个铁哥们儿贴补了一部分，我从银行贷了一部分”。

靠着还钱的信念支撑，哥儿俩终于迎来了“大年”。2015年，多地遭遇干旱，胡萝卜歉收，导致价格大涨，“发货价一斤到了3块钱”，凭借着陕冀两地气候差异以及灵活的收购策略，兄弟俩“跑赢”干旱，大赚一笔。

锚定潍坊 随胡萝卜成熟季节迁徙

这件事给两人提了个醒，“狡兔三窟，陕冀之外，再下一城！”拿出地图，两人的目光聚焦在了山东潍坊。这里地处北纬37度，气候条件优异，更重要的是当地深耕农业现代化、产业化，区位优势显著。听说那里的化龙镇人称“中国胡萝卜第一镇”，2017年，刘氏兄弟在山东拿下第一块地。

“来了之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。这里的人不排外，只要看到你踏实肯干，就愿意和你交朋友；这里基础设施完善，农田自动化程度高，道路修得好，便于运输；气候加上种子选育，胡萝卜可以成熟两季。”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，潍坊两季搭配陕冀一季，他们的胡萝卜形成了早、中、晚期格局，轮番成熟上市，保证了天天都有货。

如今，兄弟俩在三地共拥有约6000亩地。他们心中没有四季，只有随着胡萝卜成熟而迁徙的节奏。初夏，潍坊的胡萝卜出土了，5月、6月在这里忙发货；7月，气温稍

夏日清晨6点，天色已是大亮，几辆大卡车鱼贯而入潍坊青州大孙村村头大院内，一字排开。几辆等候在侧的叉车见状开始“游动”，将早早清洗分装好的精品胡萝卜轻轻托入车厢。这便是胡萝卜种植大户刘亮明、刘义明兄弟俩每日工作的开端。

这些胡萝卜，有的来自两人种植的1000多亩地，有的是收购当地农户的。潍坊是闻名全国的“菜篮子”，全市蔬菜播种面积在300万亩以上，年产量1250万吨，全产业链突破千亿元规模。这其中，也有这“外来”俩兄弟用汗水换来的成果。



工人在清洗、分拣胡萝卜。

低的陕西、河北胡萝卜成熟了，他们又“寻味”而去；11月到12月，他们又回到潍坊收获当年的第二季。1月到4月做什么呢？“种田啊。”

像候鸟一样的他们，每年只有过年回湖南老家一次。那是他们一年到头唯一的“栖息时刻”，妻儿环绕，嘘寒问暖。“脚步迈出家门，神经就一刻不放松，安排好当天，计划好第二天，时刻关注市场价格变化，通过经验预测行情，把握发货节奏。”

生意桎梏 车源稳定性成物流难题

灵敏的商业嗅觉以及对成功的渴望，是刘氏兄弟发展的原动力；潍坊当地良好的政策环境及气候条件，给他们的事业提供了滋养。在他们的奋斗路上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。

刘氏兄弟租地自产胡萝卜的头几年，遇到了一个问题——车源不稳定。“配货站基本依靠他们自己圈子里的熟车，有时候难免供不应求。比如我今天要三辆车，可能配货站只能帮我找到两辆，那剩下的已经包装好的胡萝卜仓储就成了问题。或者本计划上午

装车，车子下午才到，我的节奏就比较被动。”出于车源稳定性的顾虑，兄弟俩的生意规模一度原地踏步。

2015年开始，他们逐渐感受到，车辆需求的匹配完成度越来越高，出现在仓库的“新面孔”司机越来越多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大家都是从互联网物流平台上找的货。于是，才有了两人在地图上挥斥方遒的一幕。如今，他们仅在潍坊基地，一年就能发出超过15000吨胡萝卜。

为刘氏兄弟做物流服务之一的环亚冷藏物流负责人杜树雷介绍，他们也在为寿光等地多个蔬菜合作社提供找车服务，在自有车辆使用的基础上，他平均每天通过物流平台找6辆车。“平台不仅找车效率高，也使我拥有了扩大业务规模、轻资产运营的条件。”

每天，卡车装货完毕，刘氏兄弟便把信息发给2000多公里外的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的多个农贸市场，预告40个小时后将要到达的胡萝卜信息。此后，再将第二天的用车计划发给环亚冷藏物流等货运公司，“他们从物流平台上预订车辆，一般很快就会搞定”。同时，仓库里的工人们也在忙碌着清洗、分拣、包装，供应一天中陆续到达的车辆装车。忙碌的时候，刘氏兄弟常常要和工人们加班到晚上八九点，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。

共振共赢 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

朝夕相处的兄弟俩有没有矛盾？刘亮明说没有矛盾，然而又话锋一转，“我们是竞争关系！”潍坊基地长长的冷库，中间用堆垛的包装材料一隔为二，哥哥用西边，弟弟用东边；哥哥开拓广东市场，弟弟开拓广西、云南市场，如今他们都已经分别做成了这三省的“胡萝卜老大”。这就是竞争的结果。

两人竞争胡萝卜品质，个头均匀、圆头圆尾，表面光滑，口感脆甜的胡萝卜才是好萝卜；竞争客户关系，看谁的服务做得好，谁开发的客户多；过年时，两人互相亮出“小账单”，竞争谁赚的钱多。你追我赶，同频共振，最后形成了共赢的格局。

今年46岁的刘亮明，有个24岁的儿子，自从成年后，他就跟随父亲做胡萝卜生意。刘亮明送他去学习农业技术，如今学有所成，独立管理陕西基地的胡萝卜种植，慢慢继承父亲的衣钵。

谈及未来打算，兄弟两个都说，要把胡萝卜事业干到老，为市场带去品质更好、口感更佳的胡萝卜。

7月10日，兄弟俩又将踏上迁徙的路线，开启下一站征途。而潍坊，正在用下一季成熟等待他们归巢。

7月3日下午，作家沈西城在社交平台表示，著名作家倪匡离世，终年87岁。随后，香港媒体报道了倪匡过世的消息。

2012年，倪匡获得第31届香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。他先后使用过卫斯理、沙翁、岳川、魏力、衣其、洪新、危龙等笔名，创作出以《蓝血人》《原振侠》为代表的“卫斯理”系列科幻小说、《女黑侠木兰花》系列等作品。

“外星人”离开了地球

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之一倪匡离世

记者 师文静

替金庸写《天龙八部》

倪匡1935年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宁波，原名倪聪，字亦明，1957年到香港，他当过工人、校对、编辑，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专业作家。他写作面十分广阔，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、剧作家、评论家，多年来游弋于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专栏、政论、剧本等众多题材，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。



1962年，倪匡在金庸的鼓励下，开始用笔名“卫斯理”写小说。第一篇小说名为《钻石花》，在《明报》副刊连载。至第四篇小说《蓝血人》起，卫斯理系列小说正式走向科幻系列，这一系列共有90部。因为创作“卫斯理系列”等作品，倪匡被称为东方的“阿西莫夫”，这个系列曾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漫画等，影响了一代读者。

倪匡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是《六指琴魔》，想象奇特。而传为佳话的是，他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写《天龙八部》连载。替金庸连载《天龙八部》时，倪匡认为阿紫“任性、刁钻、恶毒……简直太坏了！”但金庸临出门前，曾交代倪匡不要弄死人，倪匡笔尖一划拉，给了阿紫一个惩罚，那就是双目失明。金庸回来后，倪匡赶忙“请罪”，说自己把“阿紫的眼睛弄瞎了”。金庸哭笑不得，只好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对阿紫的瞎眼做了别出心裁的“医治”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武侠影片大行其道之际，倪匡转而从事剧本创作，所写剧本有数百部，有以《独臂刀》《十三太保》《马永贞》《刺马》《血滴子》《少林三十六房》等为代表的电影剧本，因作品情节诡异、构思奇巧、气氛逼人而红极一时。

1972年，倪匡曾参与香港嘉禾功夫片《精武门》的编剧工作，为李小龙量身塑造了“陈真”这一经典形象。其科幻小说《卫斯理》系列也曾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，包括1986年蓝乃才执导的《原振侠与卫斯理》，1987年泰迪罗宾执导的《卫斯理传奇》，2002年的《蓝血人》等，出演“卫斯理”一角的演员包括许冠杰、周润发、罗嘉良等。

1989年至1990年间，他与黄霑和蔡澜曾合作主持亚洲电视清

谈节目《今夜不设防》，言论开放坦荡，上下纵横，无所不谈。蔡澜在节目上点评过倪匡：“倪匡不是人，是外星人，他的脑筋很灵活，他想的东西都很稀奇和古怪，所以跟他讲话非常愉快，我们常常哈哈大笑。”

自诩汉字写得最多的人

倪匡写作速度很快，一小时可以写3000字，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溢。据了解，他收入最高时，稿费加版税一年超过200万元，成为

香港单纯以写稿“致富”的寥寥数名作家之一。

在世人眼中，倪匡是与金庸、黄霑、蔡澜齐名的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之一。他还是香港著名女性作家亦舒的哥哥、演艺圈玉女派掌门人周慧敏的公公……顶着无数金字招牌，然而通过采访、生前影像可以发现，他是个古灵精怪、开朗豁达的性情中人，有更多快乐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独到见解。倪匡以前烟不离手，但后来突然觉得自己抽烟的“配额”满了，于是就戒烟了。最近几年，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有高血压，但是人非常乐观豁达。

倪匡生前称，他“一口气写了五十年”，且“一个星期写足七天，每天写数万字”，创下了超过三百本小说和四百部电影剧本的“世界纪录”，被江湖中人戏称为“袋装书大帝”，而他更是自诩“自有人类以来，汉字写得最多的人”。

倪匡在四十岁生日时，曾撰自寿对联：“年逾不惑，不文不武，不知算什么；时已无多，无欲无求，无非是这样。”他还曾自撰墓志铭：“多想我生前好处，莫说我死后坏处。”

2018年10月金庸去世后，倪匡曾接受上海《收获》杂志采访。其间，他说，“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：金庸、黄霑、张彻、林燕妮、我。五个人，四个人去世了，只剩我一个了。很寂寞的，真的。我身体差到极点，百病丛生，举步维艰。身体不好但我也乐天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于海霞 美编：马秀霞 组版：刘燕